



門

那是一家自助洗衣店。小時候，每天放學經過那裡，門前總是有一道無聲的美麗風景。

小一的夏天，我們第一次見面。幾乎每天十二點就放學的年代，那天烈日當空、草木低垂，妳懶洋洋趴在門前曬日光浴，闔上雙眼很是舒服愜意，我停下行走的腳步，小心翼翼生怕驚擾妳，而後無聲地蹲下，細細觀察，原來是隻黃金獵犬呀——金亮的毛髮、勻稱的體態、漂亮的臉蛋——天啊，這是我見過最“美”的狗狗！真是狗界的大美女。

似是察覺到某道灼灼的目光正盯著自己，妳緩緩睜開雙眼，一雙溫馴無辜的眼，含著一汪春水，澄澈透明，倒映著我的影，我即刻知道，我們將會成為朋友……一隻小手遂溫柔覆上妳的頭，輕輕撫摸，梳理妳被風吹亂的漂亮毛髮，那時我的心中好像也有一處柔軟被觸碰、撫摸，使喜悅都漫入了眼底。沒想到，下一刻妳猛然躍起撲向我，把我全身嗅遍。

驚慌無措只是一瞬間，很快我被妳的熱情感染，以大大的擁抱作為回應。



2020 南華大學生命書寫文學獎高中組—首獎

後來的日子，每天放學回家，都可以看見妳趴在門前。剛好每次妳的主人都不在，我便帶妳（或者其實是妳帶我？）走遍大大小小的街巷。自此「一起散步」成為一種習慣，一種約定，一件一天之中最期待的事情。

妳很聰明。尿尿懂得找水溝，過馬路懂得紅燈停、綠燈行。

妳很乖巧。就算沒有牽繩也不亂跑，從來不吠人、不咬人，對待同類亦是。

如同小王子與狐狸，無須語言（語言時常是誤會的源頭），妳馴服了我，我馴服了妳。妳的一身金黃，使我牢記麥田的顏色，甚至愛上風吹麥浪的聲音——那都是些美好的回憶。

不只有我，這世界都很喜歡妳，不管是鄰居、客人、路人。

這讓我羨慕，同時也是我喜歡與妳相處的原因之一，我想，說不定跟妳在一起久了，我也可以和妳一樣。我天生孤僻，喜歡待在自己構築的小房間裡，將門反鎖把自己關在裡面，恐懼自我坦露與表達。即便房間是那樣逼仄，那樣簡陋，仍是我唯一的歸屬。外面是真空的，我待不慣，沒有空氣讓人窒息，它甚至把我變成一個失語者。



2020 南華大學生命書寫文學獎高中組一首獎

小學，男女按照號碼排成兩排，我記得我是二號。往往這時，六號女孩會不好意思地問：「我可以跟妳交換位置嗎？」她的朋友是三號，這樣，她們排在一起就可以聊天了，我沒有拒絕的理由。接著十號女孩也來問：「我可以跟妳換個位置嗎？」她的朋友是七號。

之後的十四號女孩正準備開口，我已經自己走到隊伍的最後面——有誰會為了我跟別人換位置呢？或者是說，我可以為了誰去換位置？

發現這個問題可能沒有答案，才漸漸明白了一件事：原來沒有一個質數是偶數，除了二以外。我告訴自己不要難過。

或許這真的是一種缺失。

「妳應該走出自己的世界」、「妳應該活潑一點」……聲音太多，我把耳朵拔了下來，隨時可以重新裝上它，但多數時候我選擇棄置。

妳卻將緊閉的門輕輕緩緩地打開，無聲中，有什麼走出了，也有什麼步入了。



2020 南華大學生命書寫文學獎高中組—首獎

妳帶著溫柔凝視我，妳擁抱我的缺失，行走在我身側，悄無聲息。
帶我去曬曬太陽、吹吹涼風，我便感覺自己是個可愛的人，生活在可愛的人間。

但並不是每一個缺失，都可以幸運地被彌補、被擁抱。

比如我極少見過妳的主人；比如每天妳被清洗得乾淨芬芳，妥善固定於門前，供路過的人偶爾觀賞、讚嘆，或是逗弄。像一個博物館裡賞心悅目的展示品般無聲的美麗。這是我曾經嚮往渴望的——美麗與被喜愛。但，這真的是一種幸福嗎？妳眼底片刻流轉的孤寂，以及那道傷疤，告訴了我答案。

人們可以看到妳的可愛，我可以看到妳頸上的疤，看到它連同妳，無聲隱匿於漂亮柔順的金毛下，淺淺一道。我知道妳有些什麼很重要的東西——聲帶，恆久的被割除了。狗狗怎麼可以不能叫？這該有多痛苦、多壓抑。

想聽見些什麼，我重新裝上耳朵。僅僅聽到車流急速轟然駛過，聽到夏蟬的蟲鳴震顫了空氣，聽到幾隻狗在互相叫囂競逐。聽到妳的門吱呀吱呀作響掙扎，而後砰的一聲重重被關上。妳我的世界終歸於寂靜。當我拔下耳朵，才聽到無聲窩在角落，那些該被宣洩的控



2020 南華大學生命書寫文學獎高中組一首獎

訴與嗚咽，都隱沒在了真空中。妳也是失語者。

我擁抱那缺失。

年初的寒冬，天空早將太陽珍藏起來，我將大大小小的街巷再走一遍，有意無意間停下行走的腳步，朝那個敞開的門望一眼，天色暗了，該是回家的時候，路燈照得門前一片暖融融，偶爾幾個客人手中提著一兩袋衣物進出往來、寒暄閒聊。幾年前，也有一些人在這裡感嘆完妳的離開後便也各自散去。

洗衣機裡面的世界持續攪動翻滾，來回往復劃出一圈又一圈同心圓，水、布料、髒污、洗衣粉，和成模糊混濁的一團，這使一切事物看起來並沒有多大區別。

只有我知道，有什麼不一樣了。

也只有我知道，有一道門的存在，看不到、摸不著，將我們連結在一起。

妳放慢速度，我加快腳步，踏著同樣的步伐、懷著同樣的心緒，我們重逢在那一道門。妳的毛髮長長了，灰灰黃黃、又厚又重，雜草遍地般覆蓋全身，僅露出一雙晶亮生光的眼。



2020 南華大學生命書寫文學獎高中組—首獎

我伸手撫上、梳理。指尖穿過髮絲，卡在末尾的一個結上，我輕輕一扯。可是那糾纏如一團毛球的，無法解開，也無法拔去。

我聽到妳說——汪，汪汪，汪汪汪——許是吃痛？

